



张宝林

著

生存记忆

中国盲文出版社





生存记忆

张宝林 著



中国盲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存记忆/张宝林著. —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5002-2637-6

I. 生… II. 张…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5047 号

生存记忆

著 者: 张宝林

出版发行: 中国盲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

邮政编码: 100072

电 话: (010) 83895215 83895539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340 1/20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02-2637-6/I·471

定 价: 26.00 元

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

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1

不算奇遇也是偶遇吧，在瑞士莱蒙湖边，张宝林有一次邂逅：不是与人，而是与天鹅，不是远眺，而是……“正遐想着，不经意间，一只天鹅倏然而至。我抬头时它已经离我不到一尺，我只要一伸手，就能够触摸到它那洁白的羽毛。它侧着头，用一只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一个野生动物这么近距离地对视，而且，周围没有一个人，这让我毫无思想准备”，简直像是一次艳遇，“我们静静地对视片刻，它两只翅膀高高耸起，活像舞台上的白天鹅向观众谢幕。之后，慢慢地转回身，又像来的时候那样，没有一点声响地悄然而去。”

这只翩然而来又翩然而去的白天鹅，不是虚幻的，而是可触摸的、真实的。作者又近在咫尺地把它看了个仔细，“它显得比平常看到的要大些，长喙是暗橘红色，喙尖上有一点黑，额头以及和眼睛连接处也有一块黑，水下的脚掌则全是黑色的。我在一瞬间还发现一个秘密：它长脖颈上的毛色并不像身上那么白，而是稍带一点浅浅的棕。”这是我们一般人即使见过天鹅也未必注意到的。

我以为这就是好记者的手笔，让你看到你不及见的，用事实说话，用细节说话。

这本《生存记忆》，无论写已故或健在的亲友，还是写国内或国外的游踪，都让你感到真实并刻画入微，仿佛与那只白天鹅近距离地对视。

然则，这并不是一般新闻通讯文字，更不是那种浮光掠影的八股。字里行间看得出读书和行路的积累，有书卷气和尘土气。我不曾认真读万卷书，但也热衷过“行万里路”，我还有幸与宝林在赣南同游，同样登临重建的郁孤台，从那里鸟瞰八境两水，然而只是咀嚼一下辛弃疾的名篇，便一走而过。宝林却写得有远景有近景，有议论有发挥，说古论今，头头是道。他在法国卢瓦河谷的古堡前、澳洲悉尼歌剧院的台阶下，都见到人所未见的细微处，不能不佩服他由记者工作训练出来的，又不止是记者工作训练出来的观察和思考的本领。更不用说像《轮台遐思》，吸引如我的读者的，不仅是轮台本身具有的中国历史魅力，还有作者的遐思和对这遐思的叙述。文章都不长，我以为是游记和随笔的本色。

“思想感情”这四个字，在一段长时间里，由于冬烘先生式（教条标签式）的理论批评和文本解读，已经糟蹋得一塌糊涂。还有一派认为，到了现代、后现代，诗中的“抒情”已经是过了时而该抛弃的货色。但若不管种种陈腐或时髦之见，而回归文学史的常识，这实在是散文随笔不可或缺的。而且，思想和感情在通称为文学的作品中，不是可以截然分割开来的，有时感情如风帮助思想燃烧，有时思想如水可以为感情淬火。缺了必要的“情思”（不是“无情有思”），缺了必要的“感想”（少有“无感之想”，这里的感，通常认为只是感觉、感发，我以为不应排除感情的成分），什么随笔，什么散文，岂不都成了文字的空壳吗？

我非常喜欢“生存记忆”这个书名，一切的记忆都是生存状态的反映，一切文学作品，说穿了都是或人、或一集群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感情状态的记录。就在书中“生存记忆”一辑中，《方奶奶》一文，不光是写了作者家中一位老保姆的不幸遭遇，还折射出了当代弱势群体尤其是其中老弱残病还有妇女在多重压力下的凄惨处境。不仅如此，短短的篇幅也写出了作者在无可挽回的遗憾中的自省和愧疚，让我想起了鲁迅的《一件小事》。尽管当下的研究家已经有人对鲁迅此文做出了否定性的分析，但我还是要说，有这样的自省和愧疚比没有这样的自省和愧疚好。

宝林很重视生活中的感情资源。他在《“非典”北京记事》中，有一段对当代人感情世界的实际感受：

传言满天飞的那几天，我的电话手机收获了不少问候和祝福，有些亲戚朋友已经多年不联系了，这次也打了电话来。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迫使不少人事业和生意的列车猝然停驶，他们下了车，在废墟间张皇四顾，突然记挂起世间还有一种叫友谊和亲情的东西。我相信和我有同样感受的人一定很多。捧着话筒，想想人情浇薄的当下，还有这么几个惦记你的人，从心灵深处为你祈福，身上的每个细胞都热乎了起来……

我们已经走过了那个把一切亲情友情都视为“资产阶级人性论”、“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加以批判乃至惩罚的年代，但真正的人情、人性又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受到新的挤压。年轻人不熟悉那时的政治文化环境，对陈年往事自然会感到隔膜。回头看那个年代的一些私人纪事，需要设身处地，才能真正体察当事人真正的思想和感情。宝林读她岳母高汾的“北大荒日记”，正是以知人论世和不仅“以

意逆志”而且“以情逆志”的方法，来判断其中感情的真伪，“是谓得之”。宝林还写到我的“打油诗”，他读这些也下了类似的“笨功夫”，这样，我这个写诗的就如聂绀弩所说，好比“作案”，而在他手里一一“破”了，至少提供了“破案”的线索。

宝林在“思想碎片”一辑和其他一些文字里，显示了他思维的敏锐和笔锋的犀利。如《看了一场独幕剧》，针对的是厉以宁、董辅初等“围剿”吴敬琏的一场有关股市的争论，他只写了一场病房里不同医生关于处方的辩论，像个独幕剧似的，就突出了焦点，而又厘清了问题，只有三百多字，是袁鹰教给他的“曲笔”，又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杂文笔法的好例。

《论巴米扬大佛的毁灭》也是一篇文情并茂的好文章。他深刻地指出，“21世纪来了，但塔利班让人无奈。而且，塔利班是不会绝迹的……一句话，只要有阻抗文明、抵制进步、拂逆潮流的势力就有塔利班。”他同时指出，“今天我们对塔利班感到愤怒，并可以表达我们的愤怒，是因为我们远离了封闭和愚昧；是因为我们掌握了充分的资讯，知道了世界上多数族群的价值判断；是因为我们懂得世界是多元的，任何意识形态都没有凌驾于其他意识形态的威权；是因为我们已有了比以往多得多的民主意识，明白即使是你的顶头上司，你也有权怀疑他全知全能；是因为我们有了免除恐惧的法律保障，我们知道再不会因为一句话、一篇文章不慎开罪领导而身陷囹圄。”

抄引到这最后一句，我忽然沮丧地发现，作者的话说得过早了一点。不到一年前，重庆彭水不是有个市民秦中飞因为在短信中发了一首揭发当地官吏贪庸的《沁园春》，而遭到党委负责人指令公检法绳之以“法”么？接着，据媒体披露，山西运城早就有三位中年以上的

干部由于开罪了当地顶头上司而被“依法”判刑！

此书作者张宝林，在许多地方表现得世事洞明，这一回却也略嫌天真了。其实这不足奇，这也正是我们许多善良作者和善良读者的通病。

邵燕祥

2007年4月30日

目录

序

卷一

九州鸿爪

- 2 东坡故里人
- 4 溪口半日
- 7 轮台遐思
- 10 普陀山“礼佛”记
- 14 青海不再神秘
- 18 诗画喀纳斯
- 22 孕育共和国的那粒种子
- 26 长征第一渡
- 29 郁孤台下宋时城
- 32 古驿梅关游击辞
- 35 经国遗迹今犹在

卷二

海外游踪

- 40 歌剧院随想
- 42 蓝色的志愿者
- 44 悉尼无障碍
- 47 老街
- 49 雕塑

目录

- | | |
|----|-------------|
| 51 | 博物馆 |
| 54 | 看不够的莱蒙湖 |
| 58 | 初识希尔特峰 |
| 62 | 河谷深深古堡游 |
| 66 | 规矩的军车和宽容的警察 |
| 69 | 金字塔·小学生 |
| 72 | 瓜达卢佩圣母堂 |
| 74 | 缪勒小姐 |
| 78 | 参观达豪集中营 |
| 81 | 名城之旅 |
| 84 | 教堂印象 |
| 87 | 感受融合 |
| 90 | 汉城一瞥 |

卷三

程门窥影

- | | |
|-----|-------------------|
| 94 | 夏公忆当年 |
| 100 | 廖沫沙与橘皮花 |
| 104 | 黄苗子、郁风和他们“二流堂”的老友 |
| 111 | 黎澍的一本书和一张纸条 |
| 113 | 邵燕祥和他的“打油诗” |
| 121 | 近看于光远 |

目 录

- 124 蓝翎墓志铭
126 “冯团长”二三事
129 袁鹰关于“曲笔”的一封信
131 杨义,默默的耕耘者
135 路易·艾黎,燃烧着火样热情的人

卷四

翰墨情缘

- 140 “羲之顿首”
142 看廖冰兄画穿“补服”的猫
144 宋文治画展参观记
147 火热生活的写真
149 大家孙其峰
153 阿原求“虎”
156 韩美林剪影二幅
159 当年采访众书家
167 文人兴会更无前

卷五

生存记忆

- 170 插花庙旧事
173 “非典”北京记事

目 录

- | | |
|-----|--------------|
| 176 | 我的国庆 |
| 178 | 身边的变化 |
| 181 | 回家的表情 |
| 184 | 学书三得 |
| 187 | 爸爸 |
| 192 | 父母合葬记 |
| 194 | 报人高集 |
| 197 | 读高汾的北大荒日记 |
| 205 | 高灏与《救亡日报》 |
| 211 | 偶然的人生,不偶然的律动 |
| 215 | 李普,一个思想着的好老头 |
| 219 | 方奶奶 |
| 222 | 落叶斑斓忆“天山” |
| 225 | 遥寄凤台“老九” |

卷六

思想碎片

- | | |
|-----|-------------|
| 228 | 论巴米扬大佛的毁灭 |
| 230 | 关于时间的思考 |
| 236 | 先锋派和对先锋派的宽容 |
| 239 | 无意之失与故意之祸 |
| 241 | 用生命诠释辉煌 |

目 录

243	读《仓公传》
245	由调查问卷说起
248	李泽楷的学历
250	看了一场独幕剧
252	龙释
254	12 月的信息
256	性格语言与模式语言
258	看球？不看球？这是个问题
260	世纪婴儿
263	略论“打油诗”
266	后记

卷一

九州鸿爪

东坡故里人

溪口半日

轮台遐思

普陀山『礼佛』记

青海不再神秘

诗画喀纳斯

孕育共和国的那粒种子

长征第一渡

郁孤台下宋时城

东坡故里人

景苏楼的茭荷和芭蕉还在酣睡，我便匆匆起身，趑出那玄漆的院门，沿着蜿蜒的花间小径，来到画儿一般的三苏祠。四周没有一丝市廛的喧嚣，只有鸟雀的啁啾、树叶的絮语。

我在薄雾般的晓色中徜徉，一任情思在这青的竹、绿的树、白的墙、红的柱间漫游。

整整 950 年前，就在这里，一个伟大的生命诞生了。他为我们带来《赤壁赋》的清奇，“大江东去”的豪迈，带来了肉丰骨劲的翰墨的雄浑与潇洒，带来了万斛泉源的不竭才情和文思。如今，这灵山秀水孕育的一切，还能寻觅到它的踪迹吗？我问云屿楼头的飞檐，问百坡亭前的联柱，问老干虬枝的丹荔，问亭亭玉立的荷花……

2 洗砚池边的翠篁里闪出一个人影。哦，是老张。昨天，从乐山到眉山，汽车开了两个多小时。他好像不爱说话，只是当我问起县里筹备苏东坡诞辰 950 周年学术讨论会的状况时，他忽然背出一大串将在 9 月来眉山参加讨论会的学者名单，有些论文的题目也记得一清二楚。我们又聊起了东坡轶事，什么新法旧法之争，什么元佑党人碑，什么乌台诗狱，他都说得头头是道。而且，他并不卖弄，不炫耀，只是有些兴奋，作为东坡故里人，他显然有种自豪感，以至那憨厚的红脸上洋溢着几许不易察觉的光晕。

昨天下午，又是他陪我细细地参观了三苏祠。这座在苏宅故址上建起的博物馆，馆内每一处景观、每一件文物都有见诸文字或在民间流传的掌故，老张不厌其烦地解说、评议，他的历史知识再次使我叹服。他今

年整40,务过农,当过耕读教师。年届而立时,逢上好时候,于是抛妻别子到成都念了4年大学。1982年毕业后,他又回到眉山,他离不开这片生他养他、钟灵毓秀的土地。几年来,他先后编写了6本书共37万余字,此外还同别人合编出版了《苏(轼)沈(括)良方校释》和《长江两岸东坡迹》两本书。

在景苏楼,我还遇见了博物馆馆长老周。周君年方39,长发明眸,人极豪爽,如果不是老张介绍,我不会想到他是一位画家,倒以为他是一位体操运动员。他小时候演过川剧,学过武术,练过体操,当过工人,就是不曾画过画。但是,他的肌体里潜藏着极为活跃的艺术细胞,自从1978年调到博物馆工作后,只短短几年,便成为一名独具风格的画家,在四川有些名气。他的成功全在于刻苦自学,“外师造化”。

他给我看了他新出的画册,和最近在成都办个人画展的宣传品。画册是东坡诗意画集,展现在我眼前的,是我从小就在脑海里千百次描摹过的那些画面,那是很难勾画出来的,但他勾画出来了,而且我感觉就是“这一个”——穿林乳燕、戏水春鸭、杖藜醉叟、问月诗翁……都不实写,却深得东坡诗意的神韵。他的人物、山石、花鸟、走兽、房舍、田畴,乃至风霜雨雪、四时晨昏,都用墨简省,设色清雅,有些夸张变形,但绝不流于怪诞。

很可惜,刚刚结识又要匆匆分手。汽车在苏东坡的故土奔驰。憨厚而诚挚的红脸,浓密长发下的明眸,一齐映进了脑际。早上,我还在苦苦寻觅,以为再也寻它不着,其实,那东西就深藏在东坡故里,深藏在生活和劳动在那里的人们中间。在眉山的这半天一夜,我不是时时沐浴在其中吗?

1987年7月

溪口半日

我们到溪口，是壬午年正月初二晚上十点多钟。下榻的海峡宾馆，就在蒋介石题写“武岭”的城楼雉堞之侧，与蒋经国当年住读过的“小洋房”一步之遥。朋友说，去吃点宵夜吧，就在宾馆后面剡溪的船上，很有雅趣的。

阴天，没有月亮，我们打着手电筒，小心翼翼拐上武岭的山径。武岭，其实就是突入剡溪的一座小山，唯山上遍植古木，森森郁郁，叠杈交柯，暗夜中仿佛一张巨伞，罩在头顶。山陂右首有亭曰乐，朋友说那是蒋介石文昌阁别墅的一部分。拐弯抹角中，就到了剡溪。溪边有船厅一座，和溪岸用窄窄的竹桥连接。上得船来，靠水的一面是两个小小的竹亭。我们择一而入，四五个人围着小圆桌坐定，就把竹亭挤满了。

4 剡溪的上游叫西晦溪，中间汇聚了剡源，后称剡溪。平缓的溪水在武岭和溪南山之间潴聚成潭，深约十数米，故称溪口。我们的船厅就在潭边，探身望去，潭水泛着朦胧的光影，暮色中只觉得像玻璃那么澄澈，像墨玉那么沉稳。远处有一条长长的灯链横跨溪上，和水中映出的灯影恰似挂在剡溪上的一串闪亮的珍珠，那该是一座路桥吧。船厅四周阒无一人，武岭的烟树和剡溪的碧波阻断了市廛的喧嚣，只有我们这几个北方的不速之客，在春夜的清寂中，一边啜饮清茗，品尝糯软的芋艿和香脆的炸鱼，一边欣赏着无边的夜色。微微的凉风从水面吹来，带着一丝矶浪相亲的絮语，几缕若有还无的咸腥，格外清冷，也格外爽人。

“溪船夜棹”是溪口的“十景”之一，因为夜的朦胧和静谧，给人的诗意想象提供了驰骋的空间。但假如不是新春佳节，在日益浮躁的世风